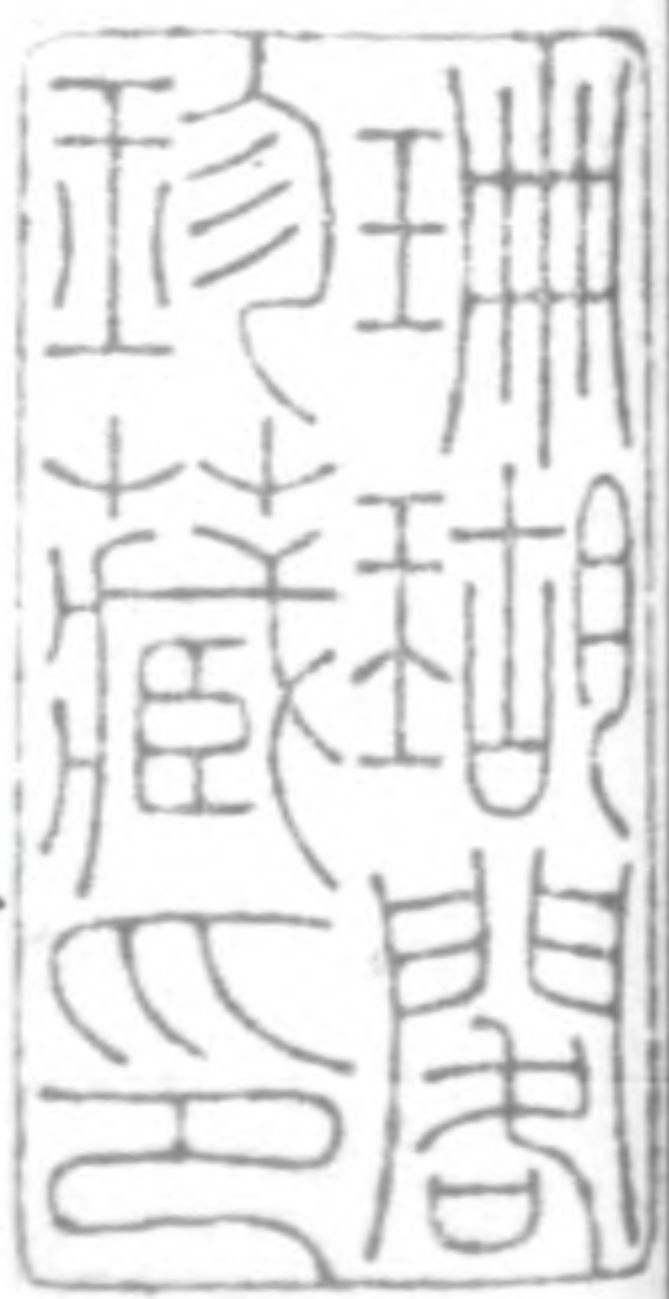


名家制義



題許鍾斗稿



古文之盡莫如永叔時文之盡莫如鍾斗萬物始而含孕繼而發榮
 終而爛熳其必趨於盡者勢也惟善用盡者足以持之永叔之文盡
 矣而骨力峭拔風度委折使人不覺其盡鍾斗之文亦盡而適鍊古
 腴人又不厭其盡也鍾斗其時文中之永叔乎東鄉固城評鍾斗文
 皆嫌其盡湯若士獨曰同安學王錢王錢之秘至同安而盡洩夫學
 王錢者非學其簡樸也王錢妙於不盡鍾斗妙於盡鍾斗以盡學王
 錢之不盡亦猶永叔以盡學史公之不盡是故善學前人者未有過
 於二公者也

君子不重

全

許
獬

聖人論全學有四。其自修密也。蓋養重而存誠。學有本矣。而友勝已。則助多。速改過則失少。孰非所以交修此學哉。且世之君子。莫不矢口言學。而每患無善學也。我知其故焉。非其記誦之不勤。涉獵之不廣也。輕浮累之耳。巧偽雕之耳。否則燕愜之朋。驕其志。疵類之行。虧其美耳。欲去其弊者。吾以為道莫先治氣矣。氣本動而難制之物。御得其道。可藉以衛神。御失其道。亦反以喪厥志。故威欲其勿褻也。學欲其勿怠也。則治氣之道。不宜逸其重。而使之輕也。又莫先治心矣。心本虛而無繫之物。太一為之君。則有主而寧。多機為之役。則無主。

而禁故忠不可使離也。信不可使雜也。則治心之道所以返其二而歸之一也。而猶未也。學有去日損就日益者。其道在取友。有觀有型。所以為益也。而苟為己之不如。則有損矣。可或近與。吾願學者擇其勝已。勿喜臨深。以為高而猶未也。學有求日益先日損者。其道在改過。有德有室。所以為損也。而及其反而之善。則益矣。可或憚與。吾願學者見則必更。勿因匿瑕。以敗瑜斯。則器宇之端凝。既足以暨問學之址。而存誠以培之。其培益厚。內寔自消。其外浮仁賢之夾輔。既足以收切磋之功。而克己以刷之。其刷益精。獨礪尤賢于眾翼。此全學也。自修至此。密矣。視記誦涉獵之所得。孰多乎。

此文于此題如規矩之于方圓矣。作者更于何處着手。整齊勝
先輩直截勝後輩 艾千子

外方而內圓。周規而折矩。道理無不的力量。無不稱是。二十分火候。

信近於義

二句

許獬

賢者論信而有取於近義者焉。夫言而不復，非所以為信也。然惟近于義則可耳。不然而何以復之哉？且世謂輕諾者寡信，非獨其率爾一時無必踐之志也。亦其多誤多悔，揆之義而不安耳。夫義非他，也乃天地間正大之理。矢之口則光明，措之躬則磊落。固千萬人所注目而共仰，亦千萬世所景行而不磨者也。是故信以成義，仗義者不爽。信義以成信，能信者不詭。義時乎有所感激，有所慕效，而慷慨以自許。其自許者，非以氣勝也，而以義勝。則一言而負綱常，礪名檢卓于世教有關係也。自古志士仁人，莫不由此以垂休而復之。奚不可

焉時乎有所報稱有所締結而慷慨以許人其許人者非以情勝也而以義勝則一言而對天地質鬼神浩然俯仰無愧怍也自古忠臣烈士莫不由此以成名而復之奚不可焉是雖天下時勢異變容有言出而中阻者矣然而屈在勢不在理其可復者自在也吾之所謂可者固非取証于事後而逆料于言前也是雖人情初終易慮亦有朝言而夕敗者矣然而失在終不在初其可復者自在也吾之所謂可者固非取必于不食言之人而取必于不可易之言也不然言之不度而迫與義違其究也欲從吾言則負義而信亦不免為拘方欲違吾言則負信而義亦難收其全瑜蓋立談稍輕而進退無一可者

也吾願約信者慎之哉

不獨說題快爽而局脉通篇如一線可法可法。看他接比圓緊處艾千子

說信字該說義字亮說可復二字圓活通篇理密而氣疎

齊之以禮

許獬

一民有常非禮不可也。夫天下惟禮為至一也。以其至一者。一其不一者。何患民之不我齊哉。且尚論帝王之治。俱曰尚禮不尚刑。禮者制之未然之前。而刑者禁之已然之後也。與其齊以刑。何如齊以禮乎。夫禮非有外於德也。原有所自起。則緣人情。依人性。禮為德之緒。用有所自行。則定民志。防民淫。禮為德之藩。然德無可見者也。而禮則有可見。無可見。則雖智者未易知其解。而有可見。則雖穎蒙可共喻也。是故以之齊。知愚莫如禮。德無可循者也。而禮則有可循。無可循。則雖賢者未易造其域。而有可循。則雖不肖。可共趨也。是故以之

齊賢不肖者莫如禮。行于經常則為之尊卑貴賤親疎之體。令人莫敢僭差焉。所以齊其倫。禮行於揖讓則為之登降俯仰盤辟之節。令人莫敢踰越焉。所以齊其度。五方之風氣異矣。而有禮以節宣之。奢儉淫朴無得過焉。所以齊其俗。民情之趨操懸矣。而有禮以約束之。愛稱欣厭莫得逞焉。所以齊其心。蓋其修之密勿者能即德以為禮。則禮非煩縟。具見秩序之真源。陳之藝極者能即禮以為齊。則齊非驅迫。自得範圍之要機。試觀於恥格之效。不在刑而在禮。始知禮之可以為治也。從古然矣。

從德來此是有本之論文則意肆而體奇

繆大質

禮字條目分明齊字作用周到炤刑字跟德字文更古雅腴鍊

察其所安

許 獬

窮之於所安者得其真心矣。夫安者人心之真也。不得其真而何以
盡人哉。嘗謂人之難知也。一行而初終改矣。一意而初終又改矣。要
之勉者可改。而安者不可改。法當察其所安而已矣。安之云者。非有
所慕而趨之。有所激而赴之也。理無強于其心。而心自適焉。心與理
而相安也。心無強于其意。而意自流焉。意與心而相安也。自非然者。
且欣且厭。勢若出于不獲。辭之中。尋為尋悔。神或露于不及。檢之餘。
雖其一時之間。其志方銳。其氣方盈。若奮然有不可奪之勇。而其初
未必爾也。我則察之于未銳未盈之初。以知其所自來。雖其一時之

間其銳未衰其盈未竭若毅然有不可拔之真而其後未必爾也吾則察之于既衰既竭之後以知其所自復蓋彼雖以有心持之終以無意漏之我雖不以有心伺之常以無心照之故或舍其昭々之節而察其冥々之衷謂人固畏衆不畏獨也或舍其顯大之迹而察其鄙瑣之務謂人固矜大不矜細也或舍其從容暇豫之為而察其張皇急遽之際謂人固鎮暇不鎮卒也凡此皆觀之以與由之外而得其所安者也不然世之矯激之士固有對大廷而慷慨撫幽獨而悔恨辭尊撫而不居爭錙銖而動色平居無事莫得其罅隙而忽然突然之頃反不勝其刺謬者此其安耶不安耶相懸蓋不啻倍蓰矣不

有察之法何以得其真哉

意無不盡法無不到文至子遜乃百花爛熳時也

多聞闕疑

三句

許
獬

聖人論寔學有在于修言者焉夫聞貴博而言貴精也能闕且慎而尤寡矣不然雖多聞奚益哉夫子箴子張也若曰子欲知學乎吾以實學為子言之大凡崇進修者修詞為居業之本揅衡鑑者審聲在核實之先言之所係亦良重矣然言有自外入者人獻之而我採之是非臧否所得而自主也言有自內出者我言之而人聽之可否應違不得而自主也故雖搜羅誠廣矣而遂可盡吐之乎未也雖叅酌誠當矣而遂可恣談之乎未也天下之言固有在昔為謹論在今為竅語在彼為訐謔在此為浮議不然而或醇疵半焉得失叅焉皆可

疑也。疑則利用闕矣。天下之言，亦有明知為嘉猷而發之太驟，近于
踈明，知為碩畫而持之太銳，近于誇，不然而或知我者少，疑我者多，
皆當慎也。不慎無貴言矣。闕之為道，訥在言前，一言而嚴三緘之戒，
慎之為道，詛在言中，萬全而凜一失之防，統之皆以成其慎也。而尤
不自此寡乎？蓋凡人之尤吾言者，非尤其蘊藉之未優，則尤其挾蘊
藉而出之侈也。而今無是也，非尤其慧識之未長，則尤其矜慧識而
出之肆也。而今又無是也，詳審而談，譚必中，持重而發，必減能使
智者抱獨知之契，而昧者無遠耳之嫌，虛受之人聽之樂，收其忠，益
而褊中之人聽之，不思其闕，捷又奚尤之有哉？不然，多聞多惑，多言

多敗之恐，尤不終無也。

層次清晰，逐句逐字，詳密精核，而神氣融洽，机局道宕，學者多着
此種文，而筆下猶苦枯竭，真駑材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許 獬

聖人于見義者而責之以必為焉。夫勇者義之決也。曾有見之而不為者乎。于以語勇遠矣。且天下惟義能養勇。亦惟勇能載義。勇不自生。義激之而生。故語勇者義為上。而義不自行。勇翼之而行。故赴義者勇為先。奈何有見義而不為者乎。夫謂之曰義。則名理在前。責有攸屬。固推之而不得。避之而不免者也。謂之曰見義。則是非昭灼。理無可疑。亦非擇焉而未精。冥焉而難決者也。此在剛大之士。固宜奮發而爭先。即非與煥之尤。亦且勉以即事矣。胡乃若依若違。徇因循而自失也。乍作乍輟。廢半途而甘心也。責不我屬。猶可者。也。責苟

我屬不可言也。知之未真，猶可諉也。知之既真，不可諉也。以為倡義之難，在首事則媮甚矣。以為成義之難，在終事則靡甚矣。以為就義者必辭利而利在不能舍，非所以為斷矣。以為趨義者必冒害而害在不敢前，非所以為任矣。斯人也，而尚得謂之勇哉。蓋宇宙間，惟有此正理，而以此養氣，則曰勇。以之制事，則曰義。觀其事如是，而氣可知矣。人身中惟有此正氣，而勇者此氣之本體為者，此氣之作。用觀其作用如是，而本體可知也。吾願見義者決之而已矣。

義字勇字比附處見字為字連遞處不字無字合併處無意不徹

季康子患

一節

許獬

論弭盜者在自弭其欲而已。夫民之欲利，誰不如我。實有欲而禁民之盜，得乎。是以聖人必塞其源也。昔康子柄魯，而魯多盜。有自来矣。故夫子因其問而告之曰：子誠患盜，患不獨在盜也。大抵人欲無極，爭為逆萌，始于患寡，患貧而極于不奪，不厭其在處得為之勢者，則假之以名號，重之以威福，而顯以肆其貪。處不得為之勢者，則有吏議之畏，有文網之避，而陰以行其邪。要之皆為欲所使也。故知惡生有府，欲為之府，而弊生有源，上為之源。上之人惟無欲，則廟堂無竊位，府庫無竊祿，禮樂征伐無竊柄，而盜本絕矣。民雖欲為其誰

倡之上之人惟無欲則聚之私者無竊入受之公者無竊出布之四
封者未嘗以竊令而盜風息矣民雖欲為其誰效焉蓋奸萌起于困
迫雖刑賞有所不能禁而獨可以廉恥動夫不欲者上之所為躬行
廉恥以風勵之者也其不瞿然顧化者非人情也罪狀伏于幽隱雖
譏察有所不及知而獨可以禮義防夫不欲者上之所為被服禮義
以率先之者也其不洒然易慮者非人性也吾意雖賞之不竊矣然
竊乃無行之尤耻而勿為中人所易欲在一念之動充類至盡賢哲
尤難吾願子勉其所難而後責人以其所易也

上句發得透下句跌得醒冷閑各半嚴恕並行

一匡天下

其賜

許 獬

賴

聖人盛言伯佐之功不可泯者也夫仲一相桓而天下後世胥有桓
焉孰得而泯其功哉夫子盛言之以曉子貢也若曰自古有事則思
功名之士無則忘之不知惟其享無事之業故不可忘有事之功也
子未仁管仲非知仲者矣夫齊之有仲非特一國之福而天下賴之
非特一時之澤而數世被之也自薄伐之功既遠而北方弗靖犬戎
安意乎中原包茅之貢漸稀而南風日競蛇豕薦窺乎上國蓋天下
於是乎苦狄患矣仲乃起而驅之救邢救衛次及於燕而侵軼者望
風而遠遁天下於是乎苦夷患矣仲乃起而扼之伐江伐黃馴及於

楚而强大者。彌耳而乞盟。斯時也。夷夏之辨明。而伊洛洗腥羶之穢。首足之分定。而江漢起朝宗之思。烽火絕於郊闕。而室家父子。煦然相哺也。至于今。雖邢衛之迹湮矣。而簡書尚在。猶恃以無恐焉。誰非仲之力。與戈矛化為衽席。而雞犬桑麻熙然安堵也。至于今。雖江黃之事邈矣。而盟言未泯。猶恃以無虞焉。誰非仲之庇。與遠纘膺懲之烈。而我疆我理。用壯十二國之藩宣。近舒憑陵之釁。而以阜以安。重維八百年之命脉。仲之功亦偉矣。夫天下而無事也。天下而有事。則如仲者。殆未可少也哉。

尊周攘夷從來枉子此却照下被髮左衽只就攘夷言之是見大

頭腦處 馬君常

承接安閒頓挫淡折文極賦鍊而古色蒼然此王守溪集中絕頂

文字

齊景公有

稱之

許獬

論人於身後之名而所重可知矣。夫齊景以不義得國，生則榮矣，要
以身後之名不媿夷齊多哉。且夫齊有崔慶之難，人倫一大變故也。
為齊景者有討與去而已。吾聞以讓得國，義士猶或逃之；矧有視其
兄死而因以為利者乎？以仁易暴，義士猶或非之；矧有幸其臣弑而
因以為利者乎？無他，重視此千駟故也。夫千駟也有之，而果足重乎？
彼其死之日，胡無稱也？此以知公論在人，死而後定，寄寓之榮有盡，
而誓諾之口難消，當其生也，耽視全齊之樂，至于揮涕牛山，思挽留
而不得，令知富貴之為累，若此，挽留亦奚益矣。非富貴之能累人，重

富貴者人自累也。無之而果足輕乎。則彼餓首陽者。胡以到今稱也。此以知公論在人。久而益明。百年之身有涯。而振古之響難湮。當其生也。甘心西山之厄。至于採薇行歌。視死生若旦暮。苟其貧賤之足重若此。旦暮亦古今矣。非貧賤之能重人。甘貧賤者人自重也。要之貪夫以倖取滅名。而後世遺榮之士。遂指爵祿為塵垢。富貴非惟累人。亦累富貴矣。義士以直節垂譽。而後世慕義之徒。遂安枯寂為養高。貧賤非惟重人。亦重貧賤矣。不有聖門之論。孰表而出之。

題原為景公發嘆。故起從景公折入夷齊中。後雖平而輕重自在。文情冷逸。又以不激烈為高。

8

故舊無大

一人

許獬

篤於念故。而恕於用材。忠厚之道也。夫故者不可輕棄。而材者不可備責也。苟知此道。其猶有忠厚之遺乎。周公訓魯公也。曰。長國家者。以寬和為心。而以含弘為量。甚無樂乎記人之過也。而記過于積勞之臣。則又刻矣。甚無樂乎繩人之短也。而繩短乎效用之士。則又苛矣。吾語汝以君子之道。其一在厚故。其一在器使。所謂厚故者何也。大凡故舊之人。腹心久托。情誼固已難睽。聲望素孚。中外亦已屬目。于此而有小過。原之可也。不然。一事詿誤。盡忘其夙德。片時違忤。并錮其生平。彼方自負其功。而未服其罪。則不無缺。

望○之○心○天○下○未○知○其○可○去○之○罪○而○徒○思○其○前○日○之○功○則○不○無○憐○惜○之○
意○是○使○老○成○者○解○體○而○新○進○者○自○疑○也○吾○以○為○功○過○自○足○相○準○而○新○
故○不○宜○屢○更○雖○薄○譴○示○懲○尚○冀○悔○悟○之○日○而○暫○擯○復○用○勿○禁○自○新○之○
途○所○謂○厚○故○者○道○宜○爾○矣○所○謂○器○使○者○何○也○大○凡○天○之○生○人○英○資○有○
限○上○哲○不○必○其○全○瑜○材○具○各○宜○庸○品○不○難○于○小○知○故○人○誠○有○微○能○收○
之○可○也○有○微○類○恕○之○可○也○不○然○一○德○可○錄○厚○望○以○通○材○大○閑○無○虧○并○
責○其○細○節○豪○傑○者○苦○責○備○之○艱○既○未○見○其○奇○而○先○露○其○拙○不○肖○者○懷○
倖○進○之○想○又○將○掄○其○拙○于○此○而○售○其○奇○于○彼○是○使○偏○材○與○匪○材○並○棄○
而○似○材○與○真○材○兩○淆○也○吾○以○為○封○非○不○棄○下○禮○而○芻○蕘○可○佐○廟○廊○雖○

瑕瑜有真難逃殿最之典而大小兼駕用宏登進之門所謂器使者
道宜爾矣率是道而行之勲舊堅翼戴之思賢才無扼腕之嘆于以
培元氣而熙庶績計無善此者小子念之哉

此偶中詳盡剴切是陸敬莫奏劄運以灑氣則子瞻上神宗書也

及其至也

知焉

許 獬

論道之費不盡知於聖人者也。夫以聖人之明也，且有所不知焉。知固不足以盡道也。道亦費其哉。且夫道之費也，際之萬端而不足求之萬變而不窮者也。知其一于萬之中，即謂之知，而遺其一于萬之外，即謂之不知。夫婦之愚，雖不可謂無知也。然而非其至者也。及其至也，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皆當有以窮其細微，周折之詳。千世之上，千世之下，皆當有以燭其倏忽變遷之狀。此非庸人所能知也。意者其聖人乎？而聖人亦猶人也。豈能以盡知乎？知從心思而起也。亦從耳目而起也。天下之理，不能窮聖人之心思，而能窮聖人于耳目所

不。及。之。地。則。聖。人。之。知。于。是。乎。有。遺。理。也。理。即。事。物。而。見。也。亦。因。時。地。而。見。也。聖。人。之。知。不。可。窮。之。以。事。物。而。不。能。不。窮。于。時。地。所。不。及。之。餘。則。天。下。之。理。于。是。乎。有。遺。知。也。故。有。以。一。人。之。所。疑。而。天。下。萬。世。之。所。群。而。昧。者。此。其。理。之。終。不。可。知。者。鑿。也。不。知。者。正。也。聖。人。未。嘗。以。有。心。索。也。而。不。索。即。有。所。不。知。矣。有。以。哲。士。之。所。昧。而。愚。夫。愚。婦。之。所。倖。而。得。者。此。其。理。之。可。知。而。不。可。盡。知。者。偶。也。不。知。者。亦。偶。也。聖。人。未。嘗。以。有。心。計。也。而。不。計。即。有。所。不。知。矣。向。使。聖。人。而。無。不。知。也。則。欽。明。之。朝。何。取。于。疇。咨。濬。哲。之。主。何。勤。于。問。察。而。古。今。所。稱。天。縱。之。聖。又。何。以。自。道。其。無。知。而。深。歎。于。不。惑。哉。吁。此。見。道。之。

費矣

方是聖人所不知移不到能去筆無不透理無不達

君子之所

見乎

許
獬

君子之異於人者。謹所忽也。夫不見人所忽也。君子謹之。此其所以不可及。與且天下最壞人心術者。莫如表暴之一念。表暴之念起。而飾于共見者。必工。欺于不見者。必甚。德從此漓矣。夫小人的然。日亡也。其惟欺人所不見者乎。豈知昭之為昭。昧者覺之。潛之為昭。覺者昧之。與昧同覺。非難。而不與覺同昧。難也。昭之可畏。怠者修之。潛之可畏。修者怠之。與怠同修。非難。而不與修同怠。難也。故人有疾。君子無疾。無疾豈可及乎。然而絕之。則有源矣。疾之流。可見。疾之源。不可見也。人有惡。君子無惡。無惡豈可及乎。然而去之。則有根矣。惡之影

可見惡之根。不可見也。人所不見。名為指視耳。而寔非真指視也。吾
湛思內照。而至揚指視于指視不加之地。則毋論日章何如。而就此
無形無聲中。誰能有此點檢也。點檢至此。不可及矣。人所不見。名為
顯見耳。而寔未遽顯見也。吾潛修友誥。而誠嚴顯見于顯見未交之
時。則無論入德何如。而就此不睹不聞之中。誰能有此培養也。培養
至此。不可及矣。然則均一立心也。君子畏其伏。眾人畏其動。而孰知
畏動而不及。畏伏也。均一下學也。君子敬其微。眾人敬其著。而孰知
敬著而不及。敬微也。人可反而省矣。

觀其順題倒題處。每用一轉語。巧妙無倫。讀竟尚有餘想。艾千子

此章書純用咏嘆。此二句又咏嘆中之咏嘆。悟得乃知此文之妙
矣。

謀於燕衆

去之

許 獬

大賢之策齊有直於存燕祀者夫燕無君也置以撫之燕有君也去而寧之此為燕亦為齊也孟子為齊策曰燕自召公以來世有君矣齊師入而燕祚中廢召公之不祀也忽焉天下之所以痛心于燕而伎心于齊也故齊之取燕非計也若徒然委而去之而無所置以塞天下之議亦非計也蓋聞之定大衆者不可無主無主乃亂濟大事者不可專欲專欲難成矧天未絕燕當有繼燕之人雖欲廢之其將能乎燕方厭亂必思定亂之君就而圖之蔑不濟也斯時也或採之大臣宿將之言而資其擁衛之力或詢之中外臣民之望而取其師

錫之公。或為之置親。置長而用以光累世奕葉之傳。或為之置賢。置能而用以振一時再造之業。若曰我之置君為燕計也。苟燕之輿情所屬。衆議所推。我則從之。示天下以無私。若曰我之不去為燕留也。苟燕之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我則去之。示天下以無求。蓋惟置君子在燕之日。則有廢必興。有絕必續。向也暴而今也仁矣。惟去燕于置君之後。則權不久假。師不久淹。向也擾而今也靖矣。天下諸侯雖欲兵齊。何辭焉。

前半純用逆後半純用順議精寔而格高古

樂則生矣

二句

許 獬

論人心之真樂有生之妙焉。夫孝弟之樂真樂也。則天機之生又烏可已哉。孟子意曰。人^知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不知大和不在天地。只在人心。夫心有真樂。固天下之大樂所從生也。吾謂樂之寔在樂斯二者。乃其妙可言焉。蓋凡鐘鼓之樂有待者也。而二者之樂無待者也。有所待者。樂作而樂生。樂息而樂已。無所待者。方樂而若或啟之。既生而若或鼓之。孩提之^知愛。或以外慕入焉。而間樂則瞻依怙恃之懷。又在好色妻子之外。觸乎親而孝生。而孝之中又生孝焉。即用力用勞。亦以為子職之當然矣。雖欲已于事而烏能已也。稍長知弟

猶或以外誘入焉而歇樂則克恭天顯之念又在後長徐行之先觸乎兄而弟生而弟之中又生弟焉即出入揖遜亦以為吾敬之宜爾矣雖欲已于從而烏能已也當其樂也外不繇于拘迫內不假于矯強若孝弟之植根于心而萌蘖兆焉豈惟親長之交而後生即身在屋漏之中其善機若現及其生也官欲止而神欲行之意欲勸而天即鼓之若孝弟之敷榮于外而枝葉茂焉豈惟愛敬之性不可遏即行有餘力之際而欲罷不能何也二者之樂天樂也樂以人者欲生樂以天者德生、生之機天機也為人使易以己為天使難以己蓋甚至于舞蹈不知焉則神矣化矣不容言矣此之謂樂之寔也

中比深微後比警湛陪意俱無泛設

〇〇 文王視民如傷

許 獬

尚論周王而得其矜民之心焉。夫以如傷視民，則所以矜之者至矣。君人者不當如是耶？且人主之軫念元，其淺深厚薄，一存所視，以為將安將樂也者，則急急必甚矣。視以為可哀可矜也者，則焦勞必甚矣。以觀文王，其視民何如？夫人情雖非至仁，而一有疾痛顛連者，介乎其側，靡不竦然而動懷，即其平素雖非相屬，而一有呼天向隅者，觸乎其目，亦且奔救而恐後，然謂之曰介乎其側，猶實有之也。愛民若文王，則不必實有是事，而怵惕獨深，謂之曰觸乎其目，猶實見之也。愛民如文王，則不必實見是形，而慘怛已至，故以文王之民。

而自視則孔。邇有歌矣。樂只有咏矣。固已出水火而衽席之。又何傷。而文王則視其在衽席也。猶之乎水火也。以人而視文王之民。則無不惠鮮矣。無不懷保矣。固已解倒懸而仁壽之。又何傷。而文王則視其濟仁壽也。猶之乎倒懸也。蓋其鞠育而頌復之也。不啻一脉。故常用軫恤于不必軫恤之地。若第曰林搃繁矣。得無有疲癯殘疾而無告者乎。是其傷者少而不傷者多也。文王之視民。不但爾矣。其撫摩而噢咻之也。不啻同體。故常加憐憫于無可憐憫之時。若第曰窮簷隱矣。得無有祁寒暑雨而怨咨者乎。是其傷者暫而不傷者常也。文王之視民。不但爾矣。乃知視有傷若無傷者。虐主之所以作威。故四

海可以毒痛。而忠良可以焚炙。視無傷若有傷者。仁主之所以寄愛。故當時樂其怙冒。而奕世荷其生成。君人者宜何法焉。

法
喫緊如字。簸弄視字。層次頂接。由淺入深。寬衍紆徊。絕似鹿門手。

口之於味

全

許
獬

大賢論性命而各有所重焉。夫性命一理也。當節則言命。當盡則言性。君子其知所重矣。且世儒莫不譚性命。而真知者卒鮮。則非性命之能誤人。而人之託性命以遂其私也。何則。性一而已矣。烏乎受而有二性。特以性成諸人。而人無所不有。故任理者當之以秉彝。而任情者當之以嗜欲。命一而已矣。烏乎主而有二命。特以命出諸天。而天無所私厚。故修士以其有限者自制。而怠士以其有限者自護。君子于此將槩言性。予懼其有所托而恣也。則莫若就其所托者而故置之。以止其踰涯。無已之思。若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四肢

欲安佚其與生俱生者。即性也。而君子不謂性。何也。為有命也。命定則或巧取而愈去。或拙守而自來。豐不可以加。涓埃。嗇不可以減。尋常雖有旋乾轉坤之力。不得逞焉。而性說詘矣。夫安得不舍性而言命。將槩言命乎。懼其有所託而逃也。則莫若就其所託者而姑置之。以振其倦怠。不舉之氣。如仁屬父子。義屬君臣。禮屬賓主。智屬賢者。天道屬聖人。其有齊不齊者。即命也。而君子不謂命。何也。謂有性也。性定則愚與明同覺。柔與強同力。此無羨于有餘。彼無憾于不足。自非陷溺牯亡之甚。得自奮焉。而命說詘矣。夫安得不舍命而言性。蓋天下人雖有時而勝天。然其勝也。乃克念操變化之機。而非窺覬奪造化之柄。故造命與安命無二學。天雖有時而勝人。然其勝也。乃榮枯定生前之數。而非聖狂決終身之品。故忍性與盡性無二功。通乎此者。可與語性命矣。

其義醇粹。其局圓緊。無幽不抉。無堅不破。理窟中真有游行之樂。

題張君一稿



君一先生未遇時受知於華亭相國相國決其文必元既而登賢書
不元相國訝之辛丑捷南宮又不元相國訝甚及廷對果元相國乃
悅夫相國決其元者決時文也廷對不取時文雖得元於相國何與
蓋去奇就平舍濃即淡有包括羣才之度故相國決其可元然則廷
對即不元君一之元自在也陶石簣曰闢徑開畦人推鍾斗若氣淳
矩正上紹成弘君一之功居多然則君一雖不元當時固以元目之
矣黃葵陽自命會元竟不得元馮具區熟讀葵陽行稿反得元讀君
一文亦當作如是觀也

君子不重

全章

張以誠

固學有全功責於君子者。備焉。夫學固於重。惟有主固之。即友與遇。安得不致密乎。故夫子責於君子曰。學之道。不遇事心。欲存之。使不外佚。又閑之。使不內侵。功非可一端盡者。乃其始。莫先養重。不為修容。而寧靜之字。自成渾朴。不為鎮物。而恂慄之象。自著威嚴。學所由固也。而不然者。則其弊仍受之學。故君子必主忠信焉。無妄本立。命之原。而奉以為君。不叅以後來之情識。凡吾所為學者。此也。存誠為應物之本。而操以制動。勿襍以他慮之紛紜。即吾所為固學者。亦此也。學至此。庶乎人不能損矣。而恃其無損。則友不如己之念。生無

之可也。無非徒絕友而絕。所以比昵之端也。亦庶乎過不能累矣。而恃其無累。則憚改過之心。生勿之可也。勿非徒祛過而祛。所以吝惜之根也。蓋存忠信之久。常有潛移而不覺。頑惺之以精明。而養威重之人。間有沉幾而緩發。當決之以果斷。皆所以衛吾主而固學者哉。而學斯全矣。

以次節為主。而以首節三四節納入此節中。又以學字作連絡。結構變化精力凝聚。

道之以政

全章

張以誠

聖人求治于民心。而較道法之異應焉。夫民之可化。恃其有耻。而任道任法。其應固若此矣。治民者宜何從耶。且古今治術不同。其欲使民去惡從善一也。頌有善無惡。原人心之良。所以觸發其良。而毋令漸滅者。在操術謂何耳。故天下愚民不知嚮方。習俗每多同異。為上者皇。焉道之于前。而齊之于後。此亦作新民行之令軌也。然而有道者。必有所以道者。有齊者。必有所以齊者。如道以政。而齊以刑乎。告戒既已詳明。而弗若于訓。繼之以三尺。民亦何辭。然而其法嚴。其道使人迫而多畏。將顯扞文網之事。固懾息而不為。而陰傷教義之

則或恬習而不覺其民免則有之耻則未也何也彼其救遇政刑之中亦既日不暇給矣幸當政刑不及加之處而偷安以寬旦夕亦情之甚不得已也如道以德而齊以禮乎躬身既已樹極而未執于中式之以品節民有何畏然而其意真其道使人感而自得將率循弗謹惧負主上之薰陶即規避可為自覺本心之踈踏其民不特耻也格且因焉何也彼其涵濡德禮之中亦既蒸、向往矣還顧德禮乃自具之真而更新以從雅化亦心之自不容遏也盖耻者人之所以為心欲民為善而無耻是失所以為善之原也孰若培此天真使之日歌舞而不能已欲民去惡而無耻是决所以為惡之閑也孰若植

此隄防使之自恠怵而不敢出故率先之勞不若約束之便化導之迂不若督責之捷而聖王終不以彼易此也

紆迴則恐蔓延簡直又傷迫促題之所以難也峭潔中處、有餘地于此服其法度

賜也爾愛

一節

張以誠

聖人議存羊其觀禮深矣夫羊與禮非有二也愛禮而羊弗得議去矣賜豈見及此哉昔先王制禮名實相維始則因實以立名既則因名以稽實故有禮失而求諸守藏徵諸故典者則名未亡也乃今告朔者而徒羊乎哉以迹觀之則羊以實求之則禮也○想昔先王忠孝之思莫有隆焉猶藉歲供之靡文以表實意○况後人格共之念日益替矣○可捐故府之遺蹟以泯舊章○故此一羊也○爾見以為羊則可以已○意議去留而虛糜不若節省之策便○我見以為禮則當為萬世計絕續而惜費不若存名之慮長○以先王之精意有出于牲牲告虔之

外。則。是。羊。者。小。物。也。不。知。惟。小。物。猶。克。共。而。後。見。禮。係。尊。王。有。無。鉅。
無。細。而。不。敢。廢。墜。者。其。兢。一。念。猶。在。也。其。當。愛。孰。與。羊。矣。以。今。日。
之。凌。夷。不。過。為。奉。行。故。事。之。常。則。是。羊。者。虛。文。也。不。知。惟。虛。文。猶。克。
謹。而。後。見。禮。係。勤。民。有。無。盛。無。衰。而。不。敢。苟。且。者。凜。一。念。猶。存。也。
其。可。愛。又。孰。與。羊。矣。王。迹。雖。熄。而。太。史。所。頌。未。嘗。不。以。一。羊。誌。正。朔。
之。未。改。則。顧。瞻。舊。典。因。而。知。有。先。公。先。王。其。所。遏。抑。者。遠。矣。况。循。名。
實。實。興。復。固。有。待。乎。時。政。雖。棄。而。太。祝。所。掌。未。嘗。不。以。一。羊。紀。月。令。
之。屢。新。則。武。瞻。廟。貌。因。而。知。有。作。事。厚。生。其。所。維。繫。者。多。矣。况。援。今。
証。古。振。起。易。為。力。乎。如。謂。羊。可。去。則。先。王。既。已。創。禮。焉。用。置。羊。其。故。
可。思。也。魯。人。敢。于。廢。禮。何。未。敢。于。去。羊。其。故。又。可。思。也。魯。國。雖。小。猶。
號。秉。禮。柰。何。以。一。羊。故。泯。先。王。遺。意。哉。

若說因羊以復禮尚後一層惟說羊即是禮乃較直捷局精整意
確老兩愛字不用纏綿衰颯之態自爾懇摯動人

飯蔬食飲

一節

張以誠

聖心有真樂自可以輕天下之遇矣夫樂在心不在遇也雖蔬水曲肱可樂而何有于不義之富貴哉且天下外物之來制于義而吾心之樂同于天故勉而就義者未必皆樂也樂而忘物者未有不義也予也達觀大造之間覺人世本無拂鬱之境順適日用之內覺隨在自有至足之鄉問何以為食蔬食焉而已問何以為飲水焉而已問何以為安曲肱而枕焉而已無可樂也然予之樂不生于飲食安居也而又何知蔬水曲肱也出作入息搃此天高地下之景象鳥自而閉吾性隨分各足適得流行坎止之自然鳥自而遷吾情樂非在其

中乎何也樂無所不在者也遇䟽水則在䟽水即非䟽水樂自在也而但欲其合乎義也遇曲肱則在曲肱即非曲肱樂亦在也而但不欲其出于不義也設有道于此可使予富可使予貴然必不義則富且貴即舍䟽水而膏梁釋曲肱而安佚人以為至樂乎而吾真浮雲視之矣計富貴之在身與貧賤有何異而苟不義之累心雖富貴其奚適予寧以彼易此也要之聖人非惡富貴也非慕貧賤也付之兩忘而兩忘者即為樂非擇義而居也非度不義而去也順其當然而當然者即為義其斯以為聖人而已

樂不必在貧賤亦在其中要看亦字義不必不在富貴必不義而

富貴則如浮雲要看而字相題得肯文境自超

如有周公

節

張以誠

聖人重居才而深戒其為才使者焉。夫有才而驕吝，是為才所使耳。聖人鄙之於不足觀，而所重蓋可知已。且人之有才，原人性本來之作用，而或有之以為利，或有之以為害，則尤視其居才者焉。故無才者無可恃，有才則有可恃，其之於驕易矣。而歛焉居之，斯其度足多也。無才者無可私，有才則有可私，其之于吝易矣。而勤而施之，斯其器足尚也。無論世之小有才者，即才美如周公，其庸可驕乎？吝乎？而有如出之以盛氣，執之以褊心，挾其長，止以加人之短，而用以濟物，則又恐其分美也。負其能，止以形人之拙，而用以誘衆，則又恐其及

已也。夫世之驕者，間或得其揮霍之用，彼則盈而守之，以畜世之吝者。間或行以卑下之氣，彼則私而濟之，以傲一驕一吝。足盡立身行己之槩，何必復加參核以定其品？且驕且吝，已極氣稟學問之疵，何必復觀他事以究其施？蓋驕吝其大者也。驕吝以外其餘者也。大者如此，餘者可知。殆亦不足觀也已。可見士之濟世者才也，其居才者量也。才足而量亦足，則以休者著不施不伐之風，固足成禮樂太平之化。才不足而量足，則以斷者養不驕不吝之體，亦足造子孫黎民之福。惟有才無量而品始最下矣。又况蔑吝者乎？

驕吝足盡生平作者于二字之外添出許多不足觀直是蛇足通

篇洗發澹宕有體韻而無聲色 艾千子

通篇全在數虛字着神淡勝濃冷勝開

無欲速無見小利

張以誠

聖人重政體而先純其出治之心焉夫欲與見皆心之為也狃于近小而政從之矣為政者得無戒乎夫子意曰夫政無恒度定于人心體一定而畢世之經綸不遇以赴其所期而規其所便故欲有遠近即政之遠近也見有大小即政之小大也顧希濶之功每似于無可欲其可欲者必速效耳廣運之畧常極于不可見其可見者必小利耳夫為政者將規恢萬世豈以取捷一時也則無欲速可矣時有必至非必常後而不先而我不可有迎而致之○意○勢○有○必○乘○或○亦○難○得○而○易○失○而○我○不○可○有○急○而○撻○之○心○醇○悶○盡○其○當○為○者○于

我而徐以聽其效之自集彼且未嘗有欲也而速安得乘之何也政之觀成有候恬不加緩而踈不加捷欲固未必遂也即遂亦豈以一時之近效易吾遠猷哉為政者將計安一世豈以自豎尺寸也則無見小利可矣家國天下相權而計其重則自便之私必黜君民上下通計以要其成則偏肥之說必阻蕩平擴其無私者于我而冥以聽其利之所歸彼且未嘗有見也而小利安得乘之何也政之倚伏無常利有冒害而害有掩利見固未必當也即當亦豈以一隅之小便妨吾大計哉蓋君子之立政也一以恢政體而急則氣脉不悠隘則規模不廣君子謂其傷政而不為也一以正心源而躁則乘其

平粹慾則渣其清虛君子謂其累心而不屑也誠戒是兩者即治未必赫然可觀而要亦王者之畧矣

每下一精寔語力重如山

君子和而不同

張以誠

聖人辨君子之和。惟其無私而已。夫君子之和。自公心發也。公則不私矣。安有於同哉。嘗謂吾人處世。必先去有我之私。而後可以天下合于我之中。亦可以我立于天下之外。于以融通物我。擴然至公矣。此惟君子乎。蓋天下之理。端一則無和。參合則成和。故雖有至異之倫。入于和則皆化。雖有相反之見。合于和則兩存。非以不同妨其和。亦非以同成其和也。唯君子則量無不容。其翕受者足以圓一世于至和。而心無偏主。其調燮者。即以絕吾身于比昵。理本至一。而散于衆人之見。因以有睽異要之見。不合而理自合也。參伍之即和也。孰

我孰人形迹盡化。而且得以同情相比乎。就和之中而已。泯矣。理本至通。而局于一己之私。因以有乖忤。要之局則私。而合則公也。流通之。即和也。孰彼孰此。畛域不分。而且得以同方相暱乎。就和之中而已。消矣。蓋以我處衆人之中。則我亦一人也。知識見解。猶一偏也。以人濟我道。在贊我之所無。而不必同我之所有。以我處衆人之外。則我乃衆人之人也。酌量可否。乃吾責也。以我劑人道。在虛之以待其合。而不必執之。以求其同。故合衆不同。而為大同。和之用也。與理同。而不與人同。和之寔也。非至公之君子。孰能與于斯。

精理妙義兩，對待却兩，互映行文之妙如五聲十二律旋相

為宮一似截然一似交攝不意八股精融至此 艾千子

和自與同相反說到相似便非和處看出不同不同處看出和鏡

刻迴環與中帶爽澁中帶潤君一稿內進一格文字

君子易事

全

張以誠

事悦有難易其人品殊也。夫君子小人其品固已別矣。而乘以用人。事悦安得無相反哉。且天下最不可淆者。邪正之辨。夫非獨挾資于進者有邪正也。其乘權而進退天下者。先有邪正焉。故人有事者有悦者。即正人在御。未必無佞幸之曲。投宵小持權。未嘗無豪傑之思。奮要以鼓其嚮。用于此而抑其奔競于彼。則當事者之難易。至不可淆也。吾觀君子其易事而難悦乎。蓋其秉正一念。但知有上使下事。而初不知有所謂悦也。故迎合者窮于道之所不受。而懷才者合于器之所必收。一難一易。明示天下以嚮方矣。若小人其難事而易悦。

乎。蓋其營私一念。但知有招權樹黨。而安問所謂事也。故巧中者。詭于道。而愈訢合。效用者。當于器。而尚求全。此難彼易。陰啟天下。以趨附矣。故人有一為事。一為悅者。分而效于君子。小人之前。而後又必庸于君子。諧媚必售于小人。其趣揜異。其用舍亦自別也。人有可為事。亦可為悅者。合而效于君子。小人之前。而君子或取其才。諧小人。自喜其脂韋。其用舍同。其趨揜原自異也。夫人情孰不趨所易。避所難。悅者不售。必轉而求事矣。事者不庸。必轉而工悅矣。一忤一合。特係主司之意向。而道消道長。遂關世道之污隆。此用人之人。國家所尤宜注意也。

輕圓細膩緊密簡潔當時談者許以元品誠不誣也

修己以安百姓

張以誠

極安之所及而知修己大也。夫安百姓則盡乎人矣。而亦以修己者安之。則孰有大于修己哉。且天下一人也。人一己也。願聖人識己自見其本體之合衆人昧己。必究其及物之功。故言修己安人而已。無餘蘊矣。何子路猶疑其未盡乎。不知原夫萬物皆備之體。則己之中已盡該百姓。而推夫衆寡無慢之心。則敬之及又寧止一人。夫是修己也。蓋以安百姓也。安百姓與安一人。理無以異。但極其數。而人始該百姓已安。與百姓未安。效不可必。但有其理。而安自寓。人衆則法制難齊。容有此平。而彼陂者。而敬修之已。隨在而著。裁成輔相之功。

即舉一世措之蕩平亦以此管攝身心者管攝之也而初非別有整頓之術矣人衆則精神難遍容有此通而彼壅者而敬修之已一掬而含中和位育之妙即舉斯世登之熙皞亦以此均節性情者均節之也而物非別有感格之方矣何也百姓不自安必有所以安夫徑寸神明之地固萬姓之所托命脉也既已葆其真純即已完其命脉而何人不歸度內安者百姓所以安者非百姓夫片念淵凜之衷固一人之所以奠群生也既攝其精神而內融即通吾血脉而外運而何物不屬奠安故家國天下無在非人即匹夫有安百姓之能事不獨勢位也喜怒哀樂盡人皆具即尸居有安百姓之寔功何況政教乎所謂修己以安人者直以安百姓而已

是安百姓不是安人是以安百姓不是百姓安萬歷季年尚有此典型也 艾千子

子路以漸尋向外來夫子只是鞭策向裡以字精神真沉着透切無比

君子義以

子哉

張以誠

君子之應事純乎理者也。夫義為質而禮遜信兼焉，皆以理善事也。非君子其孰能之？且人而至於君子，則氣質之偏必陶之以至於盡，而德性之全必養之以至於密，非夫有心合理而猶出入其間者也。即就應事觀之，蓋事之有質，事之榦也；依違以就之，鮮不仆矣。而君子獨持以直方之體，膠固以執之，鮮不滯矣。而君子獨妙以裁制之，宜斯固已任理不任情矣。見君子之體段矣，然而事無徃情，即一事之內而時而行，時而出，時而成，始終變態有無窮之曲折，義貴通方，即見義之後而乖於節，戾於和，薄於誠，偏倚着執，多難全之妙用，而

吾觀其行不緩不迫節以禮焉吾觀其出不激不亢持以孫焉吾觀其成有始有卒敦以信焉所善應者一事而一事之間條理悉當則其備道者全也所兼資者衆理而衆理之應窅縈悉符則其發見者時也人性中有一疵未化即發而見於事為而茲已悉歸粹美豈其中厚養而不倚不雜者耶人性中有一理未融即合而泥於形迹而茲已幾入渾化豈其內泯成心而無適無莫者耶因其應事之迹得其宰事之神因其有事之時見其無事之體謂之君子殆其人哉彼沾一善而自附於君子者胡以稱焉

鍊局鍊股其應頓跌輕隆圓雅粹曲盡此題之妙真天然老手也

艾千子

首尾兩君子呼應但就全體上說中四句單指應事識解超絕蓋惟敬以直內斯能義以方外如此看題方有身分所謂善讀註也

機局緊密斯又制義正宗

言中倫行中慮

張以誠

古人言行各當非苟為隱者也。夫言行君子大節中倫中慮豈徒以
隱為高者哉。且今之隱者藉口高蹈則言務猖狂而不執于正。行務
矯激而不設于適。律之以程度以為修士之所飭。非高士之所拘也。
乃惠連以為志不虛亢。言行其寔修身不虛立。言行其實事。故其于
言也中倫焉。天下事理原非渾倫無別析之必有脈絡而推之必有
次序。此倫也。碩倫之辨精于毫髮。倫之類密于林摠。即匠心而吐能
中倫乎。而彼其心有符也。則言有竅也。命物以類同異歸其族。論事
以經輕重合其節制。義以時緩急適其度。至有焚而解之疑而決之。

舛○而○正○之○混○而○別○之○何○言○之○秩○有○條○也○蓋○經○紀○在○物○高○下○在○心○物
物○分○別○有○時○而○淆○而○辨○以○心○之○權○度○是○即○倫○矣○其○行○也○則○中○慮○焉○天
下○人○心○原○非○隔○闕○不○通○研○之○必○有○尺○寸○而○合○之○必○有○宜○適○此○慮○也○顧
公○同○之○慮○既○廣○而○難○測○獨○到○之○慮○尤○深○而○難○究○苟○信○心○而○動○能○中○慮
乎○而○彼○其○心○有○準○也○則○行○有○合○也○理○有○必○至○行○止○赴○其○的○勢○有○必○變
經○權○合○其○叅○事○有○共○疑○獨○斷○服○其○志○至○有○濁○以○為○清○污○以○為○潔○負○而
寔○方○通○而○寔○執○何○行○之○由○各○得○也○蓋○合○符○在○衆○司○契○在○獨○人○迎
合○有○時○而○謬○而○妙○以○心○之○化○裁○是○即○慮○矣○蓋○倫○有○同○物○而○異○情○慮○有
殊○途○而○一○致○倫○有○分○之○而○猶○混○慮○有○合○之○而○尚○離○此○惟○和○者○不○設○町
畦○不○立○崖○異○故○能○均○調○以○協○其○宜○惟○介○者○不○淆○注○涓○涓○不○爽○權○衡○故○能
量○度○以○合○其○窾○非○惠○連○孰○能○當○此○者○乎○即○降○志○辱○身○何○妨○于○逸○焉

義侈事核絕頂精寔文字

誠者物之

一句

張以誠

中庸論誠為物立命者也。夫物有終始，誠寔為之，則誠固物所倚以
為命者，而容可離哉！且天下凡物皆呈于有，而惟理寓于無。夫孰知
夫有者之為虛，而無者之為實也。實故謂之誠，又謂之自成也。何則
物之成，該終始而為言者也。一終一始，固其載出載入之機，而由終
及始，由始及終，寔其不二不息之體，而果孰為之乎？惟是太極有不
毀之真，而形色象貌凝結于無涯。一元有默禪之化，而盈虛聚散環
轉于無已。物有始者，即有為始者；物有終者，即有為終者。闔之
闢之，啟凡物變化之門，摠之一誠，橐籥而物皆成，毀于其間而已。其

始○物○者○必○其○不○與○物○俱○始○者○其○終○物○者○必○其○不○與○物○俱○終○者○迎○之○隨○
之○貫○凡○物○首○尾○之○內○摠○之○一○誠○鼓○鑄○而○物○自○隱○現○于○其○間○而○已○將○謂○
其○既○始○之○後○或○以○其○有○為○之○權○自○昇○于○物○則○始○者○不○終○而○何○其○有○形○
必○泐○有○聲○必○寂○有○不○得○不○趨○于○盡○者○豈○非○誠○之○體○物○既○立○于○始○之○先○
而○又○徹○于○終○之○後○者○耶○將○謂○其○既○終○之○後○或○以○其○無○為○之○神○悉○斂○于○
虛○則○終○者○不○始○而○何○其○數○窮○必○復○勢○窮○必○通○有○不○得○不○向○于○有○者○豈○
非○誠○之○宰○物○既○為○始○之○終○又○為○終○之○始○者○耶○此○自○一○息○之○呼○吸○終○古○
之○渾○闢○萬○物○之○消○長○日○用○之○起○滅○無○不○由○之○故○誠○為○自○成○而○君○子○必○
貴○誠○也○

精熟于太極通書而又以觀物內篇之筆行之故理最平寔文最
靈奇

枉己者未

者也

張以誠

已不可枉就枉者窮之也夫枉己將以直人如不可能乎哉故君子不為也孟子折陳代曰異哉子之言枉直也枉直居相反之勢而子以為互伸之理故猶較量尋尺而抑知為必無之事哉夫士惟此一已惟此一道：枉則失所為已矣已枉則又失所為人矣故大人正己必無詭合設有人焉平居知覺自負而出處之際稍委蛇以自通者君子守己必無躁進設有人焉平日禮義自閑而功名之會或隱忍而苟就者彼固曰我將直人也旋轉大則屈乃為伸而不知士節一虧其不可以對天下與不可以對衾影同即操事權而將何展

布矣。彼又曰：我能直人也。挾持大則挫亦非辱，而不知始進不正。其舉頤抱而捐之，與委空質而棄之同。即引繩墨而從，何表正矣。蓋以妾婦順從之身，立宇宙臣民之上，則辱天下而更無論設施，以乞墻登壘之術，托飢溺由己之名，則辱吾道而更無言得失。直人之未能，又何取于己枉哉。故枉不必直，必不枉無俟再計矣。

不特不可亦且不能看他落句下字豈非深心老筆黃貞父

數筋節語老辣勁直于樂為石子令為金

惡用是醜

肉也

張以誠

兩齊士之交譏，可以觀兄弟之情矣。夫仲子歸而見其兄，亦天倫一樂也。何竟以醜相詬哉。且昔仲子之處於陵，名曰辟兄。仲子之狃不待言矣。然兄而使人辟之，或者其兄寔甚。觀其歸而兩情猶未忘也。夫兄以世祿之家，享萬鍾之奉，生鶩之饋，何足異哉。而自仲子觀之，其有饋也，必不如其無饋。則其人饋之而非也。其受饋也，必不如其無受。則其兄受之而益非也。故不問其饋之出于何人，但覈交于耳而心惡之矣。亦不問其饋之出于何故，但足及于門而心擯之矣。直曰：惡用是醜者為哉。蓋甚譏之也。甚譏則其兄必甚愧。斯時也。

將欲反其言而難詆其井李之捺將欲明其是而難悉其致饋之由故隱忍不發而豈知他日者其母殺是鷺也與之食之乎夫以食為愛者婦人之見也母子之常也然食仲子而其兄在外固情事之一適也食之而食者良心之發也亦母子之常也然食乎母而其兄自外至又情事之一變也乃其兄果曰是駝之肉也夫以大夫之貴其進見乎母也當有禮而辨及于盤飧之物何所見之不廣以久別之第其待食于母也亦有情而急反其矢口之言幾惡殺之相加仲子雖失言于前乎而聞斯言也食亦何能下咽哉其勢不得不於陵矣

他人只寫得二子聲音笑貌此獨將二子說不出隱情曲曲寫出其法妙在直出題面而于題之空隙處着想慘縱疾徐與左氏鄭伯克段篇並稱千古至文

不揣其本

二節

張以誠

物以偏較而失常者非較物之準也夫本末輕重物有定矣而欲以偏較伸其說其孰信之益以見禮之重也且甚哉小人之求濟其欲也隄防有定彼將顯出而凌其上而低昂無定彼且倒置而易其形故天下有卑不可以踰高者寸木與岑樓是也有少可以當多者金與羽是也觀物者不待較量而已決矣而小人曰何知高卑意所欲高則高意所欲卑則卑耳吾即不能謂岑樓卑也當求所以加之吾即不能謂寸木高于岑樓也當求所以使之于是置本不較而惟末是齊將岑樓失其高巍之勢而晏然受制寸木得夫人力之藉而儼

然上出矣。審如是。將謂金輕而羽重。可乎。又將謂金以一鈞重而羽以一輿輕。可乎。金之重。足于性也。即至一鈞。而其重自在。然不謂與輿羽較也。羽之輕。成于質也。即至一輿。而其輕自在。然不謂與鈞金較也。當此之時。謂金重于羽。則形有所不敵。謂羽重于金。則情有所不受。此自以一鈞一羽較。多寡則可耳。若以定金羽之輕重。豈其然哉。蓋人情之伸抑。無所不至。而物理之分量。自有其平。故謂岑樓高而金重。甚易。而寔是不特言者。知其是。即辨者。亦知其是也。其本末輕重之數。人皆可考也。謂寸木高于樓。而羽重于金。甚難。而寔非不特衆人知其非。即說者亦知其非也。其升降損益之故。彼所自為也。

故夫說有必立。而事實不然。皆此類也。何難折一任人之辨哉。

此題必以兩節脫做。借下節形上節為是。荆川作意似中紐格。寔

遙對此作更勝。艾千子

不特脫卸得法。而瘦折清夷。絕似孔叢子中一則辨論。

為人臣者

接也

張以誠

仁義之化遍於國一言之所倡也。夫人心皆有仁義也。而至于懷以相接。豈非言仁義者有以導之哉。且天下之言利不言仁義者。皆為一時捷取之計。而未嘗計及于人心。惟以一國之皆仁義。與一國之皆利者相提而較。而仁義之效可知也。先生一言仁義。而能使二王悅。三軍之士皆悅。夫以秦楚之積怨深怒也。猶可以仁義解其紛。而况在情分相維之際。以三軍之樂。袖好鬪也。猶可以仁義寢其志。而况在雍容事使之交。國之人慮無不以仁義之為美。而懷之于心。又無不以仁義之為公。而效之于上。臣則懷此以事君。馬子則懷此以

事父焉弟則懷此以事兄焉不曰吾如此以事則可市君之寵要親之愛也而一發于仁之不可遏不曰吾如此以事則吾名且美吾行且高也而真見夫義之不可解如是而其君臣父子兄弟之相接者果以利乎抑以仁義乎吾知利不去則仁義不純仁義不純則君臣父子兄弟之交不固而彼其仁也非介于利也是去利而以仁相接者也此徃彼來一天理之周流而已其義也非雜于利也是去利而以義相接者也此倡彼和一真心之動盪而已蓋仁義懷于心而不可諭至相接而臣效其忠子效其孝弟效其恭國于是享不遺親不後君之報仁義每流于利而不自知至去利相接而為臣寔忠為子寔孝為弟寔恭國于是無下罔上私廢公之虞視彼懷利之民居常則偷幸以為安有事則掉臂而不顧其效不大相反哉奈何其以利訓也

為人臣三句比上文進一層去利句比上三句又進一層鈎勒清明理透而筆達

